

禪
海
彙
編
語
譯
上

南懷瑾 原著
／ 劉雨虹 語譯

禪宗之宗旨

佛法一共有十個宗派，每派都有教典，是理論及修持的依據，如果能夠依照教典修行，都可以證得果位。

惟有禪門這一宗派，既不根據教典，也沒有一定的軌道法則可以遵循。禪宗摒棄文字不用，立於險峻之地，就像一個鐵饅頭，使人無處下嘴去咬；各方的人士，雖然都想替禪宗下一個定義，訂一個宗旨，結果等於寒潭撈月，只是泡影而已。

雖然禪宗是如此的難以捉摸，但是禪門的彩色，已經呈現出它的光輝，就好像用上好的檀香木刻成的佛像，雖不是真的佛，但也像真的一樣了。

既然難以給禪門訂立一個宗旨，如果勉強定一個宗旨，等於在佛頭上澆

糞，實在罪過。禪門一宗，必須要達到「手揮五絃，目送飛鴻」之妙，才能算有少許入門相似之處。否則，就像是「冰稜上走，劍刃上行」，在冰上或刀劍上走，實在太危險了，一不小心，就會喪身失命。

研究禪宗的源起，一定要追溯到靈山會上。有一次，在靈山會上，釋迦拈花，迦葉微笑，這無言的一問一答，就創立了禪宗的一脈相傳，慧命永續。如果要問到禪宗的理論根據，則佛所說的全部三藏十二分教，統統都是禪宗的理論依歸。

如果再進一步，推究禪宗最高深最透澈的地方，卻又沒有任何言語文字可以形容，甚至揚一揚眉毛，瞬一瞬眼睛，都算是落入了所謂第二義了。

佛所說的一大藏教，就好像名畫家僧繇畫龍一樣，當他把龍畫好，還沒有點畫眼珠時，這條龍已經是栩栩欲動了，等到兩睛一點，這條龍就有了生命，立刻穿牆飛去。

禪宗的工夫，就像是點睛的手筆一樣。所以，在靈山會上，世尊用不說而說的方法來說，迦葉以不聽而聽的心境去聽，最高深的禪門宗旨，就在這

默然不言之中，透露消息了。

近代的學者們，當談論禪宗的時候，都是極盡幽默譏諷之能事；舉例來說，他們認為「打即不打，不打即打」就是禪宗的宗旨。

唉！這叫什麼話！如果認為這就是禪宗，豈不是和盲人問色的故事一模一樣嗎？

盲人：「白色是什麼樣子？」答：「白色就是白雪的白。」

盲人：「白雪的白是什麼樣子？」答：「像白馬一樣的白。」

盲人：「白馬的白又像什麼？」答：「像白鵝的白。」

盲人：「白鵝的白又像什麼？」

那人無法回答，只好拉著盲人的手比劃起來，並且說：「白鵝，就是有細長能伸縮的脖子，有兩個翅膀，叫起來是呷呷的聲音。」

盲人：「你為什麼不早說呀！這樣講來，我就知道了，白的意思，原來就是細長的脖子，有兩個翅膀，叫起來呷呷的。」

現在許多學者，給禪宗所下的定義，就像是盲人對白色的定義，像這樣

的誤解，怎麼能夠與他們談論禪宗呢！

曾有一次，一位教授對我說，禪宗就是冥想到極點時的境界。我聽了他的話，只好笑一笑說：閣下談禪，頗像街上的小孩子們談論政府中的政事，所說的話，怎麼可能不外行呢！

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除了傳授禪門、心法之外，並且還指定，用《楞伽經》作為印證之用。不過，《楞伽經》並不是禪宗獨用的經典，凡是大乘佛法的各宗派，都是以這部經典為依據。《楞伽經》的義理概括了三藏，高明幽深，《楞伽經》上說：「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」。

但是，佛法中所謂的「心」，究竟是什麼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縱使以須彌山作筆，蘸四大海水為墨，再以大地塵埃為舌，恐怕也沒有辦法用言語文字說明。

心宗既然無法說明，當然也無門可入，就在這個千迴萬轉，無路可通，無門可入之際，就可以入得此門。

就好像《華嚴經》上所說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最後無法能入彌勒樓閣，

結果彌勒卻在他的後面出現了。一彈指間，善財就看到了彌勒的樓閣，有無數無量重重的樓閣，也有無數無量的彌勒，每一個彌勒，都坐在寶閣之中，重重無盡，放大寶光，轉妙法輪。

所以佛說：「止，止，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」，又說：「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祇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」。

既然不可說，又不可妄想執著，就成了無門可入，這個無門，就是法門。不可說無法說，言語文字無法表達，現在只好畫一個影子，略加表達如下：「滿地江湖難放棹，漁郎何得下金鈎？」

茲簡述禪宗古德對宗旨表示的論見如下：

達摩祖師對二祖神光說：「內傳法印，以契證心。外付袈裟，以定宗旨」。

三祖僧璨，在《信心銘》中說：「真如法界，無他無自。要急相應，惟言不二。不二皆同，無不包容。十方智者，皆入此宗」。

印宗法師問六祖惠能：「黃梅（指五祖）咐囑，如何指授？」

六祖：「指授即無，唯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」。

印宗：「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

六祖：「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」，又說：「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」。

由六祖所說的話中，很明顯的，已立無念為宗。六祖又說：「無者，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；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」。六祖並且引用經典，說明無念的旨意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。

黃檗禪師說：

「我此禪宗，從上相承以來，不會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學道，早屬接引之辭。然道亦不可學，情存學解，卻是迷道。道無方所，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內外中間，實無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。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，情量若盡，心無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無名字」。

在禪宗發展史中，初期的禪師們，對禪門的宗旨問題，見解大概都如前面所引述的那樣。有人說，靈山會上，佛告迦葉的幾句話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」，就可以算是禪門的宗旨了。

贊成這個說法的人，又分為兩派。

第一派的人認為，「正法眼藏」這句話，已經包含了整個宗旨的意義了，而且重點就在「眼藏」二字，因為如能將這雙「眼」，「藏」於「無相實相」的境界，那麼「涅槃妙心」自然就現前了。

持這種說法的人，並將密宗的「看光」、「觀空」等有為修法，以及一般道家常用的「回光返照」等用功的方法，作為證明。

聽起來，這種說法煞有介事，很有道理的樣子，實際上，這種見解正表現了法執的深固性。等於一個通靈的烏龜，在爬行時，會用自己的尾巴，掃除爬過的痕跡，結果是愈掃愈顯出痕跡。這種見解，距離直指心性之門，愈來愈遠，終於成為向外馳求，落入有為法的圈套，而自己還不知道。這哪裡會是吾佛心宗的宗旨呢？

玄沙禪師說得對：「西天外道，入得八萬劫定，凝神寂靜，閉目藏睛，灰身滅智，劫數滿後，不免輪迴；蓋為道眼不明，生死根源不破」。

第二派的看法，認為佛所說的這幾句話，與工夫的事無關，而只是標明義理和宗旨。所謂「正法眼藏」，是指佛的正法，也就是說，只有這個心法才是正法。

這派人認為，所謂「眼」者，就是說明一個人身上，只有眼睛才是最尊貴的；「藏」者，就好像如來藏性的廣大、無盡和無限。

對於這種見解，我們不免發生一個疑問：如果說只有心法為無上第一正統之法，另外更沒有其他妙密的話，那麼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」這句話，也不可能僅是說理的範圍！

要知道，「理」的表達就是「事」，而「事」也就是「理」的表現。如果這兩句話，佛只是說說而已，並沒有真實的含義，那麼這個佛豈不是一個口頭禪，只說門面話的佛嗎？

當然，佛所說的這幾句話，實質上已經打開了心宗要旨的大門。如果是

悟的人，對則全對，錯則全錯。如果不能明心見性，一切的說法都是不合因果明論辯學的。

所以，後來禪宗大德們，都不談論宗旨的問題，而只說些什麼「麻三斤」、「庭前柏樹子」等類的話，使學禪的人自己去鑽研，所謂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」，這便是禪門的大機大用，無上的慈悲。否則，學禪的人天天談禪說道，對於義理方面，都能細微分析，說來頭頭是道，但對於學禪的真實行證工夫，卻是妄心，紊亂又紛雜，哪裡有資格可以入禪呢！

自從馬祖以後，參禪的人，都以問「祖師西來意」為時髦。這裡所說的祖師，就是達摩初祖，大家所問的「祖師西來意」，就與問佛法大意一樣，了解了祖師西來意，禪門的心法要點，自然迎刃而解。

但是當時的禪師們，對於「祖師西來意」這個問題，都用一句無意義的話，作為回答，什麼「麻三斤」、「庭前柏樹子」之類，目的只是使學人自己去參。

禪師們的這種作法，並不是故弄玄虛，或者有製造神祕的意思，他們只

是不直接告訴學人，寶藏所在的地方，只說出來開啟寶藏的鑰匙形狀，必須由學人自造鑰匙，自己去尋寶藏。等到經歷了千辛萬苦，一旦找到了寶藏，才知道原來是自己本有之物。

假如學人沒有親身經歷過其中的艱苦，縱然能言善辯，精通理義，仍然只是亂吹，空談口號而已，結果仍不免流入口頭禪之輩。

古人說得對：「莫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」。

到了百丈和臨濟禪師以後，禪宗的五家宗派，都極為蓬勃。如臨濟宗，以三玄三要、四料簡、棒喝等為教授法，各標示一門宗旨，稱為綱宗。學人如不能由綱宗得到悟解，而如「透網金鱗猶滯水」、「猿猴化去尾難逃」的話，就不能在般若智慧方面得到解脫，法身自然也就不能圓滿。

有人說，綱宗的興盛，實在是禪門的病態，舉一個例子說明：佛所說的教育，以及各祖師的開示，無一不是綱宗，又何必另立綱宗？這豈不是頭上安頭，完全多餘之舉嗎？

殊不知，禪宗到了唐宋之間，天下的善知識如林，禪師大匠到處都是，

「言前薦得，終是滯殼迷封，句後精通，猶復觸途成滯」，其實都有問題，所以禪門的活教育法，到此都成了死板的呆話。因此，各派宗祖，不得不另立心法，以測驗學人，錘鍊學人的見解。

雲居戒禪師曾說：

「五家宗法，各有門庭，各有闔奧，玄關金鎖，百匝千重，陷虎迷獅，當機縱奪，如陰符太公之書，不可窺也，如五花八門之陣，不可破也。不如是，不足以斷人命根，而絕人知解也，不如是，則學家情關未透，識鎖難開，法見不消，而通身窠臼也，豈佛祖正法眼藏也哉？或曰：所貴乎禪者，以不立文字，不涉名言，超然獨脫也，今綱宗一立，則名相紛繁，楷成格則，是增人情識，益人知見，而有實法可求也。聰明者，必穿鑿，愚魯者，益懵懂矣，真悟道者，何貴於此乎？曰：諸祖所以立綱宗者，正為此也，主人公禪，自謂無情識，而渾乎情識也；自謂絕知見，而純是知見也；自謂無

實法，而認定一機一境，恰墮實法也。有臨濟七事，五宗旨旨，用妙密鉗錘以鈎錐之、料揀之、剗削之，而知見始消，情識始破，實法始忘矣。窮盡萬法，而不留一法，是真直捷，透盡諸門，而不滯一門，是真孤峻，徹盡大法小法，一切綱宗而罷除綱宗，是真獨脫，而豈守繫驢橛，倚斷貫索，弄無尾巴猢猻之謂哉？譬之行路者，歷九洲四海，遍名山大川而仍歸本處，忘盡途中影子，是真到家矣；又譬之廣學者，窮盡二酉，蒐盡四庫，貫穿天祿石渠之藏，而胸不留一字，是謂博通矣。使足未離跬步，而眼空四海，毀天下之行遠者，目未涉經書，而空腹高心，呵天下之讀書者，雖三尺童子，亦知其背謬矣。但重根本而疑綱宗者，為葛藤，為知見，為實法者，何以異是哉！夫抹去綱宗者，不但自己宗眼不明，一當為人，動便犯鋒傷手；機境當前，而不知踞頭收尾；節角諱訛，而不知抽爻換象；掠虛弄滑，而不能勘辨；到對打還拳，而無法剪除；徒恃鑑覺，以為極則，法門窠臼，不可言矣」。（《禪門鍛鍊說》第九）

由此看來，禪門的宗旨，與諸祖所立的綱宗，就好像閃電一樣，碰上的人，立刻喪命。綱宗和宗旨，又像是漫天的網，看起來雖有許多洞，但是網線是一條條貫通的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毫無一點破綻。假如看到的，只是網邊的一根線，就認為沒有意義，而把它看作幽默，這不免成為井底之蛙的見解了。禪宗是佛法中畫龍點睛的心髓之學，所謂宗旨，只是屬於畫龍的範圍，並不是點睛，就如龍牙遁禪師所說：

學道無端學畫龍

元來未得筆頭踪

一朝體得真龍後

方覺從前枉用功

有些人認為，禪宗是以「無念為宗」，這是引用六祖的話，硬把這句話解釋為宗旨，真是「一句合頭語，千古繫驢橛」。如果把「無念」解釋為佛的心法宗旨，荒謬的程度，足以使大地沉沒，活埋人無數了。

試看，瓦塊石頭，以及棺中的死屍，統統無念，難道都是明心見性，成

了佛嗎？永嘉禪師說過：「喚取機關木人問，求佛施功早晚成？」

也許有人會說，所謂無念，並不是這個意思，而認為是此心寂靜，對一切外境，自己無心而已。

假如這樣來解釋無念，所謂的寂靜與無心，是以「我」對外「境」而言，如果能作到外不入內，內不外馳，則境仍是境，心仍是心，心與境就是相對待的二法。

如果相對待的二法依然存在，怎麼能夠說是無念呢？《楞嚴經》中說：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，這種內守寂靜無心的境界，不就是《楞嚴經》上所指出的法塵緣影嗎？

從前在昆明的時候，有一個禪宗大德也說：「涅槃為究竟，證得涅槃，即不再起生緣」。當時我即反問他：《楞伽經》上說：「無有佛涅槃，亦無涅槃佛」，以及古德所說「涅槃生死等空花」，「不畏生死，不住涅槃」等法語，你又如何解釋呢？

事隔十年至今，這位大德依然故我，自稱禪宗大德，批評古人，諍心不

止，他的「我見」更是難除，實在可嘆。至於他所說的涅槃，與前面對無念的解釋，都是同樣的錯誤。

又有人說，初祖所說「汝但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」。這一句話可以證明，無念就是宗旨的意思。

初祖所說的這幾句話，是對神光當時的教育法，並不就是宗旨。如果照字面來解釋，「可以入道」這句話的意思，只是說：如果能夠如此的話，就可以入道了，哪裡是什麼禪的宗旨呢？

六祖自己也曾對無念加以解釋：「無者無妄想，念者念真如」。六祖的這個解釋，是將兩個意思合而為一，仍然不能執著於名相。

百尺竿頭，希望更能進步，這是修道人的態度，要知道，眼中如果有一絲翳障，終會造成失明，凡是執著於無念，不起分別，以及無生的賢者們，更應該立刻覺醒。永嘉禪師說得好：「誰無念，誰無生，若實無生無不生」。這麼說，難道「無念」、「無生」、「無分別」都錯了嗎？我們的回答是：不能說錯，只是說理不透而已。茲錄同安察禪師兩偈，以作參考：

心印

問君心印作何顏
歷劫坦然無異色
須知本自靈空性
莫謂無心便是道

心印誰人敢授傳
呼為心印早虛言
將喻紅鑪焰裡蓮
無心猶隔一重關

祖意

祖意如空不是空
三賢尚未明斯旨
透網金鱗猶滯水
殷懃為說西來意

盡機爭墮有無功
十聖那能達此宗
回塗石馬出紗籠
莫問西來及與東